

4月23日世界读书日,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,这一次安排在云南昆明海埂会堂举行。云南省领导在欢迎致词中说,大会安排了书房,在海埂大坝上设立了一个又一个书亭、书坊,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们抽空去大坝上走一走、看一看,感受一下海埂的书香。

海埂是云南人的说法,实际就是奔来眼底의滇池之畔。这里历朝历代都是风景名胜之地,如今又添了书香,我当然要去看看。

完成了大会上的演讲任务,我欣然去上海埂大坝。

哇,眼前的景象瞬间让我感受到了上海外滩的气象。不同的是,步上黄浦江边的外滩,抬头望去是陆家嘴的楼群,是今天的浦东人乃至上海人引以自豪的“四件套”。而在海埂大坝上呢,阵阵春风送来的花香中,抬头望去,就是西山美人坡!噢,隔着滇池望去,西山的美人坡恰似一位躺卧着的美人。

记得,年轻的时候,应邀参加

全国的文学评论界盛会,热情的昆明人带我步上旅馆的顶层,远远地指着那时还属昆明郊区의西山,让我远眺美人坡의独特的景观。你看你看,那儿是睡美人的乌发,那里是睡美人的眼睛、鼻梁、嘴巴;尤其是那两座山,你得看仔细了……哇,经昆明文人的—番指点,远远地望去,那

一片山岭,活脱脱是一个自在洒脱躺着的美人。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也真是云贵高原山体的造化。于是我记住

了昆明的西山美人坡。每次到昆明来,总要从不同的角度眺望—下,这西山美人坡의自然景观,还在不在?只因为有一次听一位昆明媒体人对我说,修筑高速公路时,要从西山过,要把西山某一段挖开,如此一来,西山美人坡就看不见了!

现在看来,这一设计方案未

又见西山美人坡

叶 辛

只是,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从未像这一次,站在海埂边,如此近如此逼真地端详西山的美人坡。

什么原因呢?只因滇池遭受的污染太严重,一年四季散发着令人掩鼻的恶臭。

记得有一次,省里的一位作家陪着我驱车海埂,司机把车窗关得严严的,并叮嘱我,你隔窗看看滇池吧,污染太严重了,那股味道让人受不了。

我隔窗望着滇池遭受污染的水面,只觉得曾经充满诗情画意的滇池,似受了伤一般躺在那里。我不由得问:“为什么不治理一下呢?”

“谈何容易。”省里的作家回答我:“估算—下,仅仅消除恶臭的异味,就得50亿元!况且,昆明人家户戶的日常生活污水,都仍在往滇池排。—边治理—边

被采纳,西山美人坡,还是形神兼备地躺在那里。

继续污染,那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
我无语。故而这一次,步上书香海埂,名义上是参观大坝上的书报亭,其实心里,我还是想亲实地看看今天的滇池,是不是治理得赏心悦目了。

正是春天,云南的太阳又特别好。明媚的春光里,大坝旁随处可见的鲜花开得繁艳艳的,招惹着游人们的眼睛。造型别致的书报亭,一个连接一个,沿着大坝列成一长排。

我径直走到大坝边,望着西山美人坡下的这一片滇池。波光粼粼的水面显示着水质的清澈,微风送过来一阵又一阵花香,曾经令人害怕的恶臭和异味,一点儿也闻不到了。唯独那位睡美人,还是那么安详、那么宁静地睡在那里。

是阳光折射的原因,还是我的心理作用?又见西山睡美人,在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中,在海埂的阵阵花香里,我觉得她的形象更美,也更逼真了。

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。生命的确匆匆,无常,所以需要有文字这样一个安放心灵的所在。类似的感觉在某一—年听一位作家讲座时也曾体会到。他说,最初他学写作的时候,租住在—一个小木屋的简陋阁楼里,白天拼命跑新闻,晚上回到小阁楼,把窗子的布幔垂下,依着一盏孤灯,—任文思泉涌奔泻。二十多年后,他成名,回到旧时小木屋的地方。木屋早已无影踪。当年的一切已被时光巨手抹得干干净净。而他在小阁楼里写出来的文字,在他出版的著作里依然字字分明,读者仍然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他彼时的心情。该走的,总会离开,就像生命中逝去的岁月。幸好,还有文字能够帮我挽留几许前尘往事的云烟。文字于我而言,是劳顿之余,抒发心怀、休憩身心的一方小天地、小庇护所。温—壶文字的月光下酒,用静静的文字温暖尘世的沧桑,温暖生命的苍凉,温暖疲惫的心灵。

与文字相依

纳兰泽芸

说:“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速朽的,经不起岁月摧残,久了,就会被时光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。而神奇的例外是人类的思想,还有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字。”

世事很多都如水过鸭背,倏忽不留痕迹。我希望自己的小笔能够尽量记下生命的点点滴滴、所思所想,就如鸿雁在茫茫雪地里留下的一点点爪印,如果不及时收藏起来,很可能须臾被时光的大雪掩埋无痕。东坡先生说: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



香径行迹

(中国画) 李企高

“记忆中的夏天决不至于这么热,热得这么久,但记忆很不可靠。”泳池边的老先生在和年轻教练聊天,“再说了,年轻时什么苦都能吃,年纪大了,什么都觉得苦了。”两人年纪相差半个世纪,身高体形差不多,但身体总是服从岁月和地心引力的,就连老先生的泳裤也显得松垂,反衬着教练紧绷绷的肌肉。

夏天的泳池,除了人多—点,和冬天的泳池并无差别。水和空气都是恒温的,每天来游泳的常客也几乎是恒定的,比如这位先生,那位女士,都是年过七旬,每场半小时,看到奔放蝶泳的、飞速自由泳的选手会主动让出泳道,很客气。

还有些成双成对来的散客喜欢挤在池边聊天,好像运动是次要的,穿着清凉地社交才是主要目的,聊的话题从泳姿动作要领跳跃到黄金美元。中年女人听到教练勉强应和道“心静自然凉”,就开起玩笑,说避暑降温最

好的办法是——“想想不打骨折就卖不出去的老破小,心就凉了。”

孩子们也不为了运动而来,水枪滋个不停,笑声不停。现在的孩子们有多少能耐受高温和寒冷呢?都是温室花朵。无机网络世界远远超过了有机物质世界在他们生活中的比重。理想的夏天应该是在空调房里的,打游戏的电脑再怎么散热也不要紧,冰箱里的冷饮和外卖小哥大汗淋漓送来的热菜热饭足够续命,想吃任何水果都能—键下单。机器渐渐接管家务。公共交通系统、公共空间里的冷气足以让酷暑有名无实,哪怕暑气依然存在于喧嚣的蝉鸣里,存在于大街小巷被空调烘烤得更热的户外。

老先生游完例行圈数,四肢活络,血脉通畅,步行回家仅五百米,还是走得一身汗,但他为

好的夏日

于是

此高兴,因为出汗的功能和功效都很正常,这点距离也不至于中暑。—推门,就见桌上摆着一盒阳山水蜜桃,只只都有巴掌大,足足八九两。每年夏天这时候,女儿就会远程订购,知道他有糖尿病,别的水果要当心,桃子不要紧。隔着半个地球,女儿也能—键下单,这是老先生以前做事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老伴儿已经养好了两只,两人候好时间,打开手机,远程视频,好像在给女儿做专场吃播,笑声稍有卡顿,不像以前电话线里传过来的那样确凿,好像总有点飘忽,但大家都习惯了。这就是女儿的声音,经过美颜滤镜的也依然是女儿的样貌。据说以后可以让AI根据真人的脸孔、声音生成视频机器人了,老先生斗胆—想:自己百年后,说不定仍能在屏幕上和女儿谈笑风生

说起来,北京的胡同我并不陌生,可再次站在这条胡同,竟发觉心跳得出奇快,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,周边一切让我感到不真切。这种不真切,和我曾站在上海弄堂时的感受—样。

我曾在横浜路35弄景云里的石库门,近距离感受鲁迅在上海的第一所住宅。彼时走在虹口区鲁迅小道,读过的书本立刻有了具象,让我—时分不清现实和想象。等回过神来,才发觉如此不真切,后知后觉的余味,让我心里翻起海浪,我变成—只徜徉在时空里的鱼。这就是在上海时我内心的不真切,以及我内心的欢呼雀跃。

无独有偶,今年我又机缘巧合地来到北京鲁迅旧居。

我站在胡同口,仿佛望见依稀灯火,在不远处门头闪烁。灯火里有团朦胧身影,照亮稀薄的夜色。我默默站着,不禁猜想:那是鲁迅先生在伏案书写吗?他知道这盏昏黄的煤油灯,照亮了多少人的文学梦吗?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棵树,—株是枣树,还有—株也是枣树……”此时在二条胡同,那种不真切感,亦如在景云里。早在六七年前,我就来过这里,只不过当时是匆匆过客,走走停停,内心并无半点波澜。但,这回却不同。

建于1924年,位于宫门口二条胡同19号的鲁迅旧居,是我从景云里走后,—直留恋并收获的惊喜。在鲁迅居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卧室里,窗下是单人床,床边有张书桌,桌上放着煤油灯。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这里创作了《野草》《朝花夕拾》《彷徨》等。坐在屋前黄刺梅树下,有种特别的冲动,让我不得不放下手头—切,停下来,重新读《呐喊》,重新读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果真,—不一样的发现,欣喜于我心间。这次读得酣畅,感慨先生的文字总是常读常新,收获不—。

关上手机,才如梦般初醒,我静静地端详起这间院落。四合院不大,灰色砖瓦,朱红窗棂,400多平方米,房屋有北三间,南三间,东西厢房各两间。院内的格局布置,屋内的陈设展示,和当年无不相同,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—处住所,也是鲁迅在北京故居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—处。堂屋向后接出—小间房子,拖在3间北房后,像—个尾巴,叫“老虎尾巴”,鲁迅称它“绿林书屋”,院中有两棵丁香花,当下开得正好。

看着丁香花出落得已有碗口粗的枝头,倒让人有些嫉妒,嫉妒它能朝朝夕夕站在这里,听先生教导,看先生书写,同时又吸收着不同于其他草木所有的养分。丁香花的树冠很茂密,想到它现在是旧居的故人,我又有些心酸,它会孤独,会常常暗自淡然吗?我在树荫下坐着,没有燥热的烈日,没有嘈杂的声响,有的是悠然的静谧,静得恍然间只剩先生爽朗笑声,静到仿佛只留我独自—人,在同先生—起注视树梢上那只蜗牛——他讲解蜗牛习性原是这般妙哉。我被满院的木香、花香、青草香迷住了。回过头,我发现游人也在静静踱步,和我—样用力嗅着,想必也想让这馥郁香味长久留在心房吧。

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,鲁迅两次从上海来北京探望母亲,也在这条胡同里小住。景云里鲁迅故居的模样,突然在我眼前显现,接着又无比清晰地在我心中建构,—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真实感,又叫我感到不真切。不知为何,我也想到我的母亲,此刻她在三千多公里外的伊犁,正忙些什么?

我向这条胡同告别,风恰好将青砖地上的落花卷起,我弯腰拾捡,抬头时窗前那盏灯正微微亮起。



从景云里到—条胡同

张 振

或是缘起『天仙配』

何秋生

无论是朋友、知己抑或文学与艺术,相识即是缘分。人这一辈子,似乎有多少梦,就有多少奇遇。癸卯孟冬时节,我有幸加入“全国知名作家看安徽”采风队伍。行前我猜想:“看安徽,应该有黄梅戏”。果真,行程的第二站便是安庆,且当晚就观摩黄梅戏表演。“再芬黄梅公馆”的女主人、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、当今黄梅戏艺术的掌门人韩再芬老师,十分动情地述说起剧团这些年

的沟沟坎坎跌跌撞撞,令采风团—行听后为之动容。韩老师介绍观剧团概况,将我们引进黄梅戏剧场。待大家坐定,大幕徐徐拉开,鼓乐声骤然响起,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夫妻观灯》等—支支熟悉的精彩折子,—下把我拉回到儿时的记忆。我自幼喜爱音乐与戏曲,虽说山里人没受过正规教育,但有几分天赋、模仿力强的我,从小就能将歌唱家或戏曲表演艺术家的—段段唱腔学得惟妙惟肖,兴起时或拿起胡琴口琴,自拉自唱。但要说在众多歌曲戏曲里,模仿得最得意的,那还属黄梅戏《天仙配》男主角王少舫演的董永。我爱上黄梅戏,是从儿时大伯家的留声机里开始的。大伯—边做着手—上的木工活,—边开着留声机,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夫妻观灯》,尤其严凤英那追魂般的唱腔—出来,就让人如痴如醉。后来走出大山,有了影视、马兰、吴琼、韩再芬—个个翩跹如蝶飞入我的眼帘。尤其近些年打开手机天天都能欣赏到韩再芬老师的艺术风采……

我老家婺源曾为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我们这一代人在精神发育过程中,曾经—度被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三大样板戏占据主要生活板块。不过沾着徽文化的乡风地气,我们还多了营养成分,比如徽剧和傩戏,至今仍是地方保留戏种。今天能走进“再芬黄梅公馆”,零距离欣赏黄梅戏,应验了那句“梦到的地方,皆为寄望所至”。

黄梅戏与京剧、越剧、评剧、豫剧并称“中国五大戏曲剧种”,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徐贵祥老师也是安徽人。那天听完介绍,他深切感受到韩再芬团队关于黄梅戏艺术的继承、发展、传播,特别感动于这个团队为保留剧团,多年来的苦苦支撑,他动情地说:“假如少了黄梅戏,安徽人的文化自信会逊色—分。我是在汲取黄梅戏的营养中成长的,我愿意为黄梅戏的发展当—个看门人”。徐老师与韩老师聊至兴起,击掌约定:“我们—起捍卫黄梅戏,共同守卫黄梅戏40年。40年后的今天,我或我的灵魂看戏,你或你的灵魂登台。”

观赏完黄梅戏表演,徐贵祥老师叫住我,说:“安庆文联和再芬黄梅公馆的同志希望我们留下—点墨宝,接下来我说你写”。“我说你写”对于书者是一种功力考核。说话间,安庆市文联桂华同志就将毛笔递了过来。我接过毛笔抬眼望去,都是“鲁奖”“茅奖”的大咖,我怕自己笔干墨涩,予人笑话,但已箭在弦上……

徐贵祥、韩再芬、陈先发三位谈话深广,妙语连珠,—群笔杆子快速将徐老师谈话中的闪光语凝练成小词条递给我:“梅绽芬芳”“—朵黄梅,万紫千红”……我—幅接—幅地写着,小品、斗方、条幅、中堂等,最后应主人邀请,题写了“再芬黄梅公馆”6个大字横匾。

不知不觉已是子夜。就在韩再芬老师与我热情话别时,我却似梦非梦地回味着之前的一幕幕场景,想着为什么会与黄梅戏结缘。这—切或许只因儿时听了《天仙配》而埋下的慧根、种下的种子吧……



十日谈

心静自然凉

责编:殷健灵

每一个博物馆都是—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明日请看本栏。